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

饗云饗食諸延切厚將也

二切以稻米与

蔬果交羅插竹垂綵而追切

剖瓜犬牙且拜

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絰縫製

古切繼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

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綬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

傴僂將事傴僂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

天孫專巧于天輶音交輶璇璣輶音交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

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儷於神夫于



漢之濱兩瀆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靈氣

翁歛切勿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

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

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龜螺蚌上音龜盧戈切下音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

狂仿佯音音局束為誦吁吁為詐坦坦為秦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

利抵巇巇山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

知扑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

譎詭令臣縮瑟瑟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

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狴音陸又邊迷切并音岸獄也臣到百

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

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

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

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怕使玷黜沓沓鸞鸞恣口所

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鉗其

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陰音擘背流血音一

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

吟哢飛走吟音奔哢音弄鳥聲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

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莽鹵撲鈍

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驚弊帚跪呈豪傑投

棄不有眉曠頰蹙曠音頰日根音曠喙唾曾歐喙音惠切唾音吐也

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

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按去叻舌納與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
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鬢楚詞云突梯卷鬢突梯隨俗
申舒兒卷音百拳音音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制五國
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喪音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
恥諂貌淫辭虛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
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
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
後憚抱拙終身以死誰傷

罵尸蟲文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二處腹中同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

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譏于帝以求饗西陽雜俎上尸清姑

死柳子特不信曰一本无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

者一本无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虫縱其

狙詭善詐故以爲名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恡之以饗

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

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

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贊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說為文而

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作自陰幽跪反而寓乎人

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音音上音下也潛觀默聽

兮導人為非一本作窺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阪拳縮

兮宅體險微失色注愧懼兒顏色不自得也

以曲為形以

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誦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聞為安佚譖下謾上謾謾官規謾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幕然無聲幕音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蚘恙心蚘一作蚘胡蚘切蚘並同短蜷穴胃蜷如消去外搜疥癘下索癘痔癘力闕切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餌其謂以藥食其惡肉謂以藥食其惡肉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維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谷汝讒慝叱付九閔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孽收震怒因語聲收將勅雷霆擊汝豐都豐都北帝之北帝之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末華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初七尸蟲逐

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

巨為棟楹齊為閭闕外隅平端中室謹節作節度焉以几幾

各切周礼室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

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款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奇

殖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

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

地境垓堯苦交切反時煥寒鬱悶結澀悶一本瘞蹇艱難瘞音

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離奇力各於本字統

惡嶺岼五音嶺下含竭孕蠹蠹音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

售其蟠前鄒陽傳蟠本云云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

形陰沴遷魄計切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及筋倦榮表衛逆

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

癖音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

在膝為攣戚施跣跂戚施病俯而不能仰者跣不著地匍匐拘

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管子云土壞取

木之枝又尸子云孔子朝歌迴車簡牘載焉載一本作符前

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

者馬己死買其首而反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焉昭王為今

我斬此以希古賢諛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

咨爾君子曷不乾乾後音不乾乾音虔既和且平獲祐于天

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井亭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音覆各犯於人

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立音

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慊苦管反齧草木草木立

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攣力綠切腕鳥貫切為

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

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

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

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

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笏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

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易以或切謂不凌奧不步閭是

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

命之氣形其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

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

為若是叩其脊論宥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作乎一本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

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頤一本其腹次且七

陰妬音妬潛狙子余切伺之字本作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蠹為蟻

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咄舌搖尾音咄而音咄

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雉吾庭音雉

穴隙不萌音隙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

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矣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

扶擊也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交農夫執耒不幸

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

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資一作陰陽爾造化

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歎

憎王孫文并序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

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

則內其柔弱者誰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

嘯呼群萃然後食術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

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上音豪下音豪

嗜彊彊音子伯音伯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

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下音下狡音狡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

嗾音食日音日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

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接群眾則逐王孫王孫群眾則斷
接魯作薛一作薛後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惜莫王
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本作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

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其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跳徒駭切衝目宜斷

斷魚中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

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噉果腹兮果苦火切鮑驕傲驩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

居民獸苦兮號穹曼號音自曼王孫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胡

獨不聞接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

聖囚紂用飛廉惡來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違大人

聚兮孽无餘善与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

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惜噫山之靈兮胡逸而
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潘岳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鶴足鶴東方朔奏曰
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
如鳥青色赤脚
一足不食五穀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
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瞑不燭

曠一本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爲之者

物也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

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譌同

吾禾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欬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欬遂

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禳之禳陟格切禳殺祀除厉爲之

文而遂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焉
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蕪
而窮災朝儲清以懸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
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
暴兮左哀二年注鬱混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類音
四侯蒲切休必息燎兮仄伏煨燂門薨晦黑兮改局伺軒回若墜
之天兮作聖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
方是崇山海經禹所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
此下地火皇所愛兮傑死無貳傑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
汝今不懲兮衆翹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鞫悔禍兮
回祿屏氣屏必野切祝融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玄冥大汝
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愚乃止
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

卒歲皇不怒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李濟

翁資暇錄云今宜讀爲零津令當變捷鬼善走吉雷相疾使故云如此鬼之疾使也

辯伏神文并序

余病瘵且悸瘵部郵切瘵內結病悸其謁醫視之曰唯伏
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
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醫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憎也而
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忒然慙愾然憂慙切推是類也以往
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豈開滯結兮
醫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陌常休嘉訢合兮音
丞也禮記云天地訢合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
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孟積塊兮史倉公傳陽虛疾病每悸根在左脅下大如覆孟
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

變亨兮專恃爾力及增予疾兮昏憤馮塞馮音胡對切余駭其狀兮往尤于警微渚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蹲音存鴟如脂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歌危歌音奇切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蠃蚘蠃余專切蠃子蚘音輝又直基切蠃子蚘音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兮音實很也切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脆音切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懇蟻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蟻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蟻牽以入一穴一本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懇情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音止宜

其流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其流也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液液湘流音

戚叫號閭里思兮奄其安游觀湘纍兮纍力追切揚雄反纍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

形決目潛伺窺兮嚙力幽巨糾二切膏血是利私自肥兮

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猶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

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逶於危切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

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懇將

哀溺文并序

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零陵之氓本零陵一作本水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

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本游字其上有浮字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尺

尋日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終為曰吾嘗千錢重是以

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蕩而無舟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

無如若負重踰乎崇立既浮順而滅脊浮順一作不欲釋

利而離尤欲忍一本呼號者之莫救若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

以舞瀾若魂悵悵而焉游龍鬣張田良切又龜龜直

進以爭食若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嗇厚若終負禍而懷

離前既沒而後不知懲若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

若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若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

固靈於鳥魚若胡昧尉而蒙鉤音大者死大若小者死小

善游雖最若卒以道天與害借行若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

若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若專利滅榮利而不知大雅

豺狼死而猶餓若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若無一

字貧音茂禮記買然而來注目不明兒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若冀

中人為余再更更平噫

招海賈文賈音

咨海賈若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泊作本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若神怪墮突滄茫無形若往來遽卒卒

忽陰陽開闔若氛霧滂渤滂與孔切君不返若逝恍惚一本

字恍若舟航軒昂若下上飄鼓騰躡曉嶠若又救角切疾走

危音萬里一觀萃入泓切切於交切

視天若即破字奔竄出抃音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

怒更音庚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

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齧鱗文肌棧士眼切齒不正三角駢列

兮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齧魚巾切齒根肉踔較教尺約

蛇首豨鬣虎豹皮嶽音希又豨豨豨也群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

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作弱一本其下不極投

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疑疑其力魚切君不返兮卒

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冽置滔危顛冽呂結也崩濤搜疏

刻戈鋌鉞時連君不返兮若沉顛若霍霍號呼其外大泊泮齋

淪淪音平水名谷也齋於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

陳君不返兮乱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音泯泯超忽紛盪沃

殆而一跌兮跌徒入湯谷結切舳艫霏解梢若木軸音軸巨鼉領首

西齋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海若海神齋號平聲巨鼉領首

丘山頽猖狂震蹶翻九垓蹶許際切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

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恟音

上黨易野恬以舒易上黨潞州蹈蹂厚土堅無虞蹂忍久如

歧路脉布弥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

擊鮮恣歡娛新殺曰鮮音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

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相呂氏行賈南面孤賈音古

陽暉大賈人也封弘羊心計登謀謨桑弘煮鹽大治九卿居

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

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

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

來兮寧君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甲替發戒

甲美弘文

有周之羸羸音方邦國異圖臣乘君則方王易為侯威強逆制方

鬱命轉幽轉音作輔一疹蠱膠密方肝膽為尤疹音疹蠱音

貨方忠勇以劉劉音也伊時云幸方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方橫軀以抑嵩高坻陟方舉手排直文曰小崩也音日

摧壓溺之不慮方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方明章人極夫

何大夫之炳烈方王不寤夫譏賊卒施快於剽狡方但就制

乎強國調四妙切後古巧切扼中行之難松柏之斬刈方翁

茸欣植翁音而龍二切如盜驪折足方罷驚抗臆音也罷音皮

驚鳥之高翔方雙狐惴而不食驚音至變音端如竊畏忌以群朋

方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方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

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一本去下柳下惠之直道兮又

焉往而可施兮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

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

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

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惘惘兮滔大故而不敢惘惘本切

沉璜塵佩兮孰幽而不光塵於切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荃

兮渙余涕之盈眶音孫蕙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髮髯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

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

之為狂楚音為好也又奢貌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評忠誠之既內激

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楚音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切周易左傳皆有兩音

唯詩釋文獨音節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

臧善也否惡也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
可忘

弔樂毅文樂一作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

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

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

顧傍徨謂田單反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

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

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

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楚辭悃悃款款

君子之容與兮弥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

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隕涕兮悲 姬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本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違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

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

辨一怕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釐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度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莫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父怕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

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
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
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北嗚呼豈惟賢不逮古
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粹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
言有蛟龍伏其窾音缺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
碎然宋苦東窾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
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
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
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
辭識其越之左與右禮記樂記朱弦而疏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

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
矣其為技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
不疑李睦州以李簡數敗睦州礱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
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馬孺人睦州外婦詳孺人之生奉
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
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為寶技大苦兮升至真靈合
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
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闕校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銜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娘涉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本作鳴銜在御太路遵兮世疣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淪於淪切淪廣淵居海逝靈无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陸厥身兮陸音益又都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惡平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迂乎理將言以息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超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之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徒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

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又死管仲為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取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焉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自音怡作託同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鄂音偃左成十六年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

也子孟除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无日矣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

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舜廢備自盈抵益為病音愈敵存滅禍敵去乃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世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吾怕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敗得麋麋音倪鹿子也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一本麋字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

其舌淡音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舁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憇憇然莫相知憇魚切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跟大嚼謂曰虎盤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索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

愛鼠不畜猫犬一本禁僮勿擊鼠索某氏厨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

衣梳音移方言榻前几捕梳飲合大率鼠之餘也書累與

人兼行累音倫夜則竊擊聞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

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

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或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

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臭字嗚呼彼

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怕也哉魚子厚二戒而愛

自警

增廣註釋古辭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與契同佐命垂
 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
 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矣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
 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一本作羽也羽而登之所以紹
 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音去遇陳平所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奮竒如神舜之胄也汝陰夏侯嬰所封脫帝密網摧
 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鄆侯音贊蕭何所封保綏
 二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尚之裔也淮陰韓信所封整
 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參所封破三秦虜

魏二絳侯謂勃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
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
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
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
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贏以混諸侯嬴秦憑力于項
以離關東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棄木之
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
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高祖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大風乃奠舊都舊一本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
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
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尊靈命於是邦而群
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
黎元得以艾其業基公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

發跡蓋以追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
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
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
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
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
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敷以約法之仁
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黎故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
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故然則長敬乞靈焉可
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辰于杜勳也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
輔龍以翊天門翊一本作翊音工翊音登翼炎運唐臣
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
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將豪暴

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勦子小遂荒切絕也神州區宇長壽黔黎黔黎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率嚴祀建旂豐鼓遂據天位竟遊故都亦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勸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剽也妙嗜為寇亂皇切輕也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求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劉闢自為留後遂逐節群疑不制妖孽煽行亦作孽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劍門憑負立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嚴以國害為私離以天前為已士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

待喋血

喋大類切謂殺人流血滂

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

祗侯明詔

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資時一本作侍音時具也

取

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

利州躡冠地乘山斬虜以渴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

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本以下有為字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剗剗腎腸振拔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警鼓一振

贊音元戎塔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長

安曲公忠勇憤悱憤音房物切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

險阨夷為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

秩師長進為大藩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以劾為東川節度使宅是

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河圖括地象曰岷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之精上為井絡狂猾窺隙信信嘯呼信與中切亦作折聲詞猛

大信 憑據勢勝厚其免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
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東器備
攸積糗糧是畜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文機在握分
命貔貅陳為犄角犄角切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七書
善守者若藏於九地之下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咀艱破裂層壘珍殲
群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二他州切大慙
囚戮慙謂劉闢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
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監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
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
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
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

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
建皇極政吳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
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
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
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
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
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
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
既狩方岳列位奔走来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伐越得大
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
日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為神社稷之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
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
在長久厥啓征有苞而夏德始衰拜距太康而帝業不守

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欤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本以彌聖謨則戮防風作刑一本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宜昭黎憲作獻者定混區又音後傳祚後胤不承帝圖塗山巖二界坡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

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本與自刃股肉假託饋獻

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切與宿而死興號呼撫臆

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洟音同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詩

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扶服即匍匐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

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

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神去而克致斯

事謹案興亡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釋未為

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

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

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

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此一本无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泣侍

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

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蒼字記二三年間痛甚其愈遲號

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草木悴死

鳥獸跼蹐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天地孝道爰興克

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魯

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周夷王朝也國語周宣王發得國子之

於夷亦亦有考叔寤莊稱醇左傳隱公二年鄭莊公實姜氏于

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

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

祕祉二秀靈泉楚詞云采二秀於山間三帝命荐加亦表其

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僚竹絞切又音老盜弄

庫兵賊智中帥元和六年辰歲蠻酋張伯靖按黔中觀察使

諸州連九南鈞牂牁音臧柯浚武帝定外誘西原也置魁立

帥殺牲盟言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唐蜀荆

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討能

公緯討之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

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

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怒號呻吟

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

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

厥命嚴江陵詔嚴綬皆授麾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

郎將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

但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鄂岳觀察使益兵三倍為時

碩臣殿于大邦切鎮也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

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

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域虺切虫也域越宿切短狐也

大不為鯨鯢鯨鯢切左宣十二年注

罔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以示我子孫弥億萬年一本

字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嶺族九巫水之磻音盤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

合竄一作一本彼攘仍亂一作一本王師來誅一作一本期死以緩

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一本俾邦克正皇仁天施

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

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發賊發音由公而仁

我始冠酌由公而親山敗澤獻古魚同周輸賦于都陶穴刊

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著以占撰古撰切又音

專公宜百祿皇懸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宥

之冊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勛

余之世永謹邦制此四字一本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井序

始州之人柳州各以鬯醑鬯音壘瓶類大頤小口醑五計切

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

兩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

年二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

灌其上堅垵一作壯垵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

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輓

千七百其深入尋有二尺八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舜禹之事晏元蘇公北文与下

言作盈

以神

宜等篇是博士章壽所作

是博士章壽所作

是博士章壽所作

是博士章壽所作

是博士章壽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不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九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本命二十二入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

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表陶之賊生人盈矣曹宦官董卓表縹表術兄弟及陶謙不之父曹操字孟德攘禍以立強積二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

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
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
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
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與譽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
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
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
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
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
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
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
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

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
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
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
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近莫不以爲信也豈惟
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
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
難見也則而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
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
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
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
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
曰是惡可惡惡平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
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

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城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誑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因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後漢董卓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軀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

儂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儂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儂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賈字即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材一本无搗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窮音音作搗苦甲切瓜按曰雅舉之翽然若揮虛焉翽翽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音古余乃召僮儂湯以濯之則澀然枯澀音蒼然曰嚮之黃者搥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

跽莊子怒則分背相跽也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跽不已墜

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施

其貌蠟其言以求實技於朝者賈音古一當其分則善一誤

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

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二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

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

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隊傷之患者乎一本无

吏商

吏而商也錢重作柳文後跋曰得善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

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

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苦音古周禮云

賸盜賊水火殺斃焚溺之為患奪與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

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一作各一本汙吏惡能

商矣哉惡音廉吏以行商新下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

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斃水火不得焚溺

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

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

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

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如其

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

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

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

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

之對宋牼乎如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

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

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

哀六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

海神名

陸遊登子墨諸之阿

子孟諸澤各在睢陽縣東北

得二瓠焉剖而

振其犀以嬉

犀瓜

取海水雜糞壤蟻而實之

蟻如消

音尤又

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

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

笑曰

呀虛切

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

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泊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

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澹

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

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蜩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

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

群穢於大荒之岳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

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

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

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

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

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

波不足以充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

東海若其抉石破瓠

其一本

字投之

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

之島而水復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

腐麩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

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
十一類之蟻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
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
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
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
至矣一本而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
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
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
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
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
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
也夫二人之相違也違一本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
而取一甚矣

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